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二七冊目次

徧行堂集四十九卷目錄二卷(一)

〔清〕金堡撰
清乾隆五年刻本

.....

徧行堂集四十九卷目錄二卷（一）

〔清〕金堡撰

清乾隆五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澹歸和尚著

徧行堂集

丹霞藏板

徧行堂集序

余與澹大師交三反而卒
成莫逆澹師抱道石隱余
則跼迹風塵澹師曉天慧
眼余則視肉寡學澹師放

徧行堂集

序

二

光古佛余則猥瑣儒流三
反卒成莫逆宗門義路異
其趨向而吾兩人心地一
樣光明清白歷生平艱難
險阻不失本來面目有所

以不反而成其莫逆者在
歟余治韶之一年捐俸檢
埋枯骨澹師爲余作埋骨
文倡資募修郡城澹師爲
余作修城記筆力之勁重

徧行堂集

序

三

於金湯立意之清懸如霽
月不啻韓昌黎之泰山北
斗也一日徧行堂集成而
屬序文於余曰余何文哉
余生也愿少孤讀父兄之

書未能悉其梗概迨初登仕籍授滇南令功名不遠萬里要爲先慈祿養計比度梅嶺時聞澹大師之爲人私竊慕之抵粵過訪悉

生平節履叩性靈學問飯拜下風久矣余宦途潦倒幾二十年仕學相資之說曠焉不講向之所謂梗概者今又束之高閣矣余何

文哉余於是集幾經翻繹一種骯髒氣骨屹然難撼一種世外絕塵悠然無踪文心之高高於青天文致之深深於滄海滄海青天

余何以窺其高深乎余何文哉雖然天之高不可名夫人而知其高也海之深不可測夫人而知其深也說序傳記與兩司馬竝幟

中原疏贊銘論與三嶠山
爭排汪漢若尺牘若題贈
以左國之骨鯁兼六朝雋
逸若絕律若詞頌直三百
之性情超盛唐風味至於

闡儒擴釋溯性理淵源別
倫物終始一似去扶搖九
萬里外追尋無量道岸不
到盡處不已余愚不甚解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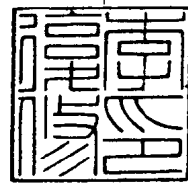
一以寧如來萬法歸一吾
夫子曰一貫教雖有三理
仍一致余以已解者解其
所不甚解覺大聖大賢諸
佛諸菩薩一時活見法身

爲古來忠孝善知識增多
少地位後之學者有讀其
書想見其爲人恨不生同
其時夫亦仰而觀之於天
俯而察之於海乎澹師擲

斬朱雲之劍飯泛達磨之
葦徧歷廊廟江湖積力累
行其敦悟恍從桃花挽歌
中來余聆其言知其心不
能登堂而造其域余何文

哉或者曰子旣遜謝不文
而又以不文爲文胡爲者
余應之曰不文爲文深明
其所以不能文而要不可
以文視之也中憲大夫知

韶州府事古漁陽謙菴李
復修謹序



曹洞三十四世住廬山歸宗天然和尚序

澹歸釋子于其將梓徧行堂集編而上之老人老人讀而擊案曰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夫心之不能遯于其言亦猶言之不能遯于其心也不能遯于其言故天下之言爲可貴不能遯于其心故天下之心爲可貴也蓋自言可貴而天下相爭出于文章機穎之塗亦夥矣忠臣之文憂而遠孝子之文柔以慕仁人之文恬而切義士之文方以捨得志者其詞壯失運者其詞悲入理深者盡曲款而弗誣獲真悟者極淺易而絕人以無行地此言之可貴貴以其心而與天

徧行堂集

序

下後世發揚于易地同時快古人之先獲我恨古人不及見我其爲樂未易一二數也然亦有貌似憂而念起于近名勉爲慕而情生于循理恬以文刻捨以任氣壯而流爲淫悲而傷于怨曲以極微而不覺其板滯自爲絕人行地而踟躕已弗底于四楞此又言之可貴而反成于甚不可貴于是天下眞聖賢眞才智遂有置文章機穎而求人于淵嘿自存之地言與心乃判然分爲二致而不知實有不能相遯者豈但悄然于爲言者之心亦自釐然于觀言者之心抑已久矣夫人于無念而忽有念獨知豈不甚明其爲念

善而以善言出之不可遯也其爲念不善而以善言出之其爲念善而以不善言疑之或始善而終不善或始不善而終于善其心皆不能自昧此所謂言之不能遯于其心者也苟其昧于善與惡而不能自覺則亦無所掩著于爲言之日矣若果不能自昧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此正心不能遯于其言又可與不能遯于其心者互相發揚以見天下之言爲可貴天下之心爲可貴也澹歸固貴天下之心者而與天下共相見于其言老人亦亟欲與天下共觀于其所言也雖然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是言固心也言而唯心

徧行堂集

序

唯也言而阿心阿也引而準之言而善豈心善歟言而惡豈心惡歟言而幽心固匪幽言而顯心固匪顯言而正心固匪正言而旁心固匪旁心匪旁言豈得旁心匪正言豈得正心匪顯言豈得顯心匪幽言豈得幽又曠而推之鳥獸亦有心啼號何云天地亦有心目月星辰何說山川陵谷何說熾然于晝與夜而畧無間歇者眞澹歸此集于其中孰多孰少爲有爲無此自澹歸事老人與天下後世且得瞭然觀勝拙矣

偏行堂文集序

夫能以無言爲功使義天朗耀則莫若諸古德踏翻
向上停竭識浪憑凌夏絕正智宏傑一咳一唾珠璣
盈把聲音所接如初日浴海秋月行空地變黃金河
成酥酪真廓如也然使其握毛錐子以臨赫號中峯
大慧抗精極思雖聲光振起而楊權微細繁章累句
未可獨擅文壇蓋斯道之深玄天材之挺拔如魯麟
頴鳳而能兼之者亦自中峯大慧而後祥麟瑞蹕不
多覩遇也予道弟澹歸和尚爲文陣雄帥四十年前
鵲起甲科健筆勁氣破明二百餘年萎靡之習浩浩

偏行堂集

文序

然落落然使人如攀瓊枝坐瑤圃離奇光怪楷模宇
內憶歲辛卯澹歸行腳雷峯天然老人一見令其滌
碗廚下衣百結衣形儀戍削靜嘿堆堆無所辨別牧
南泉之牛養莊生之雞穆如也予時髫齡目未識丁
豈知其材爛江花德溫衛玉當國家陽九之運翠華
無所驅馳忠憫艱難立節及趙氏之肉旣入崖山與
人爭空枰守殘局而驚世患一入空門遂能轉剛爲
柔可以爲疾風勁草可以作斷臂齊腰其易地固已
雄矣陸宣公扈從德宗有險阻腹心之助二京光復
裴延齡蜚語中傷幾蹈不測杜門卻掃至不敢著書

偏行堂集

文序

大抵勞臣志士勤於王家宣力匪躬道或難行則消
熱而濯心安而氣和此其載道之資合符同轍然未
有能頓忘時命實證空花遊祖師室據最上乘此固
天有以開之而天有以成之也壬寅予領衆海幢澹
歸方開丹霞自此已往營道抗志綢繆跡密涼燠頻
移靡或有間一眞之境備於日用冲融妙敏從胸襟
中流出拈撥無遺遂能大破町畦忘乾坤之新故劇
文義之萌芽理事無軋巨細必陳間有疑其平昔道
岸高峻忽而入鄺垂手似過和光嗚呼道雖自我弘
之在人一攝其柄雲蒸龍變鼓法海之波瀾入如幻

之三昧此其天材卓犖鬱爲正智大用殆非區區卑
論所識澹歸亦云人每以道隱求澹歸而不知澹歸
非道隱也三十年內澹歸之爲澹歸日進而月化同
牀知被莫踰於予旣幸其不止於文章節義又幸其
不爲獨善祖師是集也乃其施張叢席接引話言起
中峯大慧爾雅之盛而能以無言爲功別有密移爲
所矜惜夫豈非吾宗之偉人歟夫豈非吾宗之偉人
歟因其寓書索序爲序之如此丙辰秋仲海幢同學
今無序於光宣臺上

舵石翁詩集序

戊申秋余遊粵東過雄守陸公郡齋陸公出舵石稿一編示余曰此澹歸大師詩也子其筆而識之其名舵石者丹霞之西北有舵盤巖師嘗樂而憩其上遂以名其詩也其巖名舵盤者師名之也余讀詩竟而歎曰師之意甚善不見夫涉巨浸者耶風正帆懸各忘其適以爲固然則舵師且儔人之不若俄焉狂飈作駭浪沸舟中人目不及瞬皇皇未知求生之何從而彼舵師者晏笑偃仰視若安流則舉舟之人豈惟不敢儔人之且不啻父母之師以名進士起家遭亂

徧行堂集

詩序

棄妻子走萬里外出入生歿于風濤震蕩中而得安流之一息師之以身爲舵也久矣今且屏絕人間學浮屠法譬之捨舟而陸而猶存乎舵之見豈師固有不釋然于中者耶陸公曰非是之謂師記舵盤云丹霞之山如船有若梁頭者焉有若桅者焉有若艚者焉船之尾有舵盤之名巖之上有石如舵之形陟而望之群峯匝雲猶波浪之舞風而蕩舟而此石岸然持其後若運棹於烟波山沒之際者師之舵石之說蓋以此雖然此猶存乎形之見者存也師之詩停乎若木梢乎若集谷曠曠乎若返乎閭冥將虛舟之見

且不存又何烟雲波浪之擾擾而謂是中有物焉以持之哉是故自有問者言之則舵本非石石亦非詩舵既妄名詩亦強解自其無問者言之則舵盤一巖大地之幻塵耳舵石一編大塊之清籟耳舵耶石耶詩耶非一非三總非有相師之移舵名石移石名詩猶之風幡旛指自爲響答已耳余何容贅焉平湖後學趙佃謨

觀澹師草書同陸太守遊丹霞詩卷師時之吉安余將歸棹賦寄留別

澹師隱君子託跡丹霞山偶然持鉢紅塵中不異

徧行堂集

詩序

常住白雲間前年我在家把君詩句如荷花白磴摺扇運茅筆茅筆師所自製作書者也烟霏霧結驚靈蛇今年我作客手握君詩不忍釋百行小草挾斜飛勢若鷗鷺向空碧君共賢守遊捫蘿丹霞秋海螺舵石非一狀往來題詩在上頭賢守之才同青蓮丹霞今卽元丹丘五月與君約晤時秋葉落君去何時還芙蓉滿池閣白鷺洲前策未飛三秋歸客理征衣幸將長老峯前月長照東湖一釣磯 泐附錄求教

丹霞歸禪師語錄序

我澹兄和尚之提持向上也六十三載前早已全體顯示今記室所錄乃不及最初闡揚是直以枯椎豎拂始爲和尚之機用也歟辯執役山中步趨座下左擡右撈辱智通之撫慰香巖朝耕暮耘愧懶安之服勤大瀉泥自戊戌受具海雲親稟儀範仰探寶藏卽一室亦難窺恆飲妙光歷千秋猶不昧茲承製序之是命揆於分誼其容辭惟丹霞之山一名龍奮迅以其形似也和尚於此興法雲注法雨則奮迅之龍之神似者興雲注雨未足盡龍之長而以言乎及物之

功因其形得其神亦不能舍此而別求也十地聖人示爲龍王護持三世如來寶藏則此寶藏爲龍王有龍王所布注非必仰藉如來而如來之法雲法雨藉龍王以澤被萬世是以龍之爲靈不可得見不可得議不可得知其所可見可議而可知者變現之跡耳現大則七匠須彌現小則獨藏寶穴人中示爲人相天中見爲天身上至諸佛菩提薩埵垂下至羣品龜鼈魚鼈悉入其類省其形喜怒哀樂同其情是非得失同其論慈威勇怯同其德與奪生殺同其權同中現異異中現同同異中現同無同異中現異隨彼而現

自無所現和尚之現世間也則爲名士爲廉吏爲直臣甚而猛虎之爪牙詔獄之酷訊烟瘴之遠戍一一悉爲物現而無所損益其現出世間也則爲苦行爲詩僧爲文字禪爲僧坊主爲教化主爲坐禪行法說法之主極而師子之頻呻象王之迴顧迦陵之妙音一一悉爲物現而無所取捨此天下所共見共知無容擬議者然隱顯隨機推移任運不暇身謀惟圖利物皆從無作而現寧復自矜其能而世之人惟影跡之是求何異執指端爲明月逐陽燄爲流泉苟捨影跡以相求又畏虛空而他逃覓已頭而過索欲露法

味不能少獲況得觀其大機大用耶夫佛祖無上真宗於百千三昧無量義門開是別傳非有二致不過於影跡間直示其興雲注雨之真龍而已從上聖賢或現頭陀或生貴種或示多聞或償夙障漁舟唱和行伍優遊安立君臣分張賓主負脫粟於深雲搖鈴鐸於鬧市師子之名自贈大蟲之號相遺卽瓦礫作黃金指醍醐爲毒藥而和尚以一身揚化無用不憚無機不被亦非有二致也喜而喜之怒而怒之哀而哀之樂而樂之不與人異情不與人同用不與人同用故用大不與人異情故用益大也是非得失之論

慈威勇怯之德與奪生殺之權情亦不與人異用亦不與人同不與人同不見其異不與人異不見其同無同非異無異非同無情非用無用非情喜與怒哀與樂是與非得與失勇怯與慈威與奪與生殺尚不可自見不可自議不可自知而人又可得而見而議而知哉倘能於不可見不可議不可知中深悉其全體爲物處且不待觀論說諸文詩詞諸什而得其大機大用又奚待向此椎拂句下而後得其大機大用歟雖然此爲現在者言也若夫薄海內外千百世後不因法施流通且無由見其人焉能蒙其澤故與文

什合梓亦欲天下後世了然於文彩已彰未彰之旨非有二致免滯一隅況是錄之拈提言言出格宛爾宮商句句垂慈渺然霄漢鑒出人天眼目斫斷凡聖命根求之古人得未曾有後之閱者悟其點睛之妙則神似中有恆似形似中有時似而後乃知破壁飛去者還奮迅於錦水雲濤中亙千古而不磨歷萬化而恆寂人與山名與實俱無二致不假別求而後乃知丹霞之寶藏之深密妙用之寬宏可見不可見可議不可議可知不可知亦俱無二致不假別求也同門辱教弟番禺今辯稽首謹序

自古自題

古人引詩與本義時不相蒙輒有別味然猶與句義相蒙也至宗門頌古不惟與句義不相蒙與字義亦不相蒙閱者茫然不知所謂而明眼人見之洞胸透髓不啻微朕故有雅說有俚說有自說有他說正說忽反反說忽正完說忽碎碎說忽完斷說忽連連說忽斷生說忽死死說忽生於絕不相蒙處活脫渾淪將此一著子撥在當人面前眨上睂毛早已蹉過蓋詩之奇至頌古而盡又以見單提直指之語爲文之奇之盡也壬子四月至天峯遂休夏龍護體中不佳

卽拈一二則語頌之積日而多命門人錄出非敢爲諸大老老續貂聊以見遣日之樂有出於藥與病者桃源父老語漁人云不足爲外人道也丹霞舵石翁今釋

微刻徧行堂詩文引

丹霞澹歸大師學美五章書誇三壁蚤年制藝紙貴
國門中歲詩篇價高海貢至於繪圖鄭俠無非痛哭
之書請劍朱雲盡是風霜之筆既而飯心淨域弘覽
宗乘霏玉屑於杖頭擲金聲於鉢底江花謝草皆成
祇樹檀林學海文河別現金繩寶筏鴻篇累牘見者
仰爲斗山尺幅單詞得之珍同琬琰茲將彙其全集
公彼諸方敢勒片言敬告同志味如冰雪山中固以
自怡光若珠璣海內行當共覩各助棗梨之費永垂
金石之函庶鴻烈不爲秘書而桓譚無俟異代矣

徧行堂集

引

一

上

水陸世楷啓

徧行堂集緣起

予以壬辰謁雷峯滌器廚下盡棄筆研俄充化主未
免以詩文爲酬應及開丹霞穿州檀府積藁漸多門
人編錄迄於甲寅凡四十八卷目曰徧行堂集閱之
自笑登歌清廟與街頭市尾唱連華落竝行千古若
一派化主柳鈴聲喧天聒地則昔賢集中所未有者
不妨澹歸獨擅也

讀古人書見古人如此作如彼作便須自尋出路若
纔拈筆便思古人某作如此當如此作某作如彼當
如彼作作皆效古人將自置何地或又謂此作似

徧行堂集

緣起

二

下

文不似時文今之出家時文又不似在家時文也李
卓吾光頭上戴紗帽何必不戴頭巾若秀才家要攻
冒籍卻指衲衣更無襴衫可剝耳

詩不入人格昔人所譏不知最初以何爲格孝山云師
詩非詩家流然詩中少不得有此一種

唐以詩賦取士頒沈約四聲爲禮部韻有出韻者不
得人設如制義之遵朱註耳今人便以朱文公當孔
子是謗孔子也孔子之學尚非顏曾思孟所及豈朱
註能盡其底蘊耶詩宗沈韻制義遵朱註皆挾功名
之勢以驅之世不可與莊語久矣予作詩多用洪武

正韻或以出韻爲疑予笑曰唐人圖科第不敢出韻
吾若出韻祇失卻一名詩僧耳禿頭沙門故自無恙
且勿擔憂

庚寅梧州詔獄中作詞數闕方密之見而稱之後絕
不作至庚戌復作孝山謂吾手筆乃與詞相稱意殊
欣然時孝山融谷方共填詞復有不期而合者此後
一切填詞作詩遂少矣頃來老病詞亦不作稍可自
力則讀大乘經典應發書疏捉筆便倦壯色無常正
可自警集止於此亦時爲之非予所能起止

菩薩戒經有說法主行法主僧坊主教化主坐禪主

編行堂集

緣起

三

五

行來主皆佛滅度後三寶所係也柳鈴聲非教化主
所端有予爲監寺職典十方則僧坊與行來二主皆
在柳鈴聲裏充西堂住持丹霞則說法行法坐禪三
主亦不出柳鈴聲外語錄頌古四卷併入集中正如
梵網重重影現未可作彼此差別之觀耳
窮措大樓韓退之牀頭金而去罵曰是諛墓中人得
耳退之既失金又得罵可謂因差果錯矣才士我慢
見阿堵物卽軟下來化主不敢我慢直須軟下來纔
見阿堵物不我慢者宜不我罵然在家人罵我不合
爲因緣僧出家人罵我不合爲文字僧因緣文字僧

中之下流也後之閱是集者當以予爲戒或謂子爲
十方三寶軟阿堵物亦爲十方三寶用何害爲十方
三寶軟是阿誰身上事爲十方三寶用從阿誰手裏
過欲避此名翻成特地不如罵了乾淨竝不曾因差
果錯

是集孝山一閱藁有徵刻引天然老人先爲製序雲
芝瑞侍者欲任此役未幾而歿置不復道者久之公
絢聞而寄語當爲勸導於是石吼監寺走穗城合諸
檀越所助始克竣工公絢於予有譴其入好奇故
樂於從事是書始末因緣非一具述此不敢忘朋

編行堂集

緣起

五

好之雅也

宗門有文集者明教嵩覺範洪耳明教以護宗故著
書所傳三十卷皆外篇也其內篇竟失傳坐佛日未
久卽退院屢受講家齟齬覺範一生多難纔入崇寧
便爲狂僧所訟當時之人皆以詩僧薄之其於法緣
則已淺矣予既落在筆墨行中同道謬推謂可作後
學資糧此集不知於鐔津石門相去遠近若法緣之
淺更甚於二公與角去齒多足少翼理有固然無足
怪者舵石翁今釋自題

助刻徧行堂集檀越姓氏

巡撫僉院佟奎菴養鉅 五十兩

水師都督張葵軒國勲 十兩

權關吏部郎宜昌阿 十二兩

布政使徐浩存養仁 五十兩

按察使王仲錫 令 三十兩

督糧道吳采臣盛藻 二十兩

鹽法道高愧賓觀國 二十兩

都使金共玉 珙 十兩

廣州知府程騰程萬仞 十兩

徧行堂集

姓氏

一

去

廣州知府戴怡濤夢賜 十兩

南雄知府陸孝山世楷 四十兩

韶州知府李謙菴復修 四兩

廣州海防李濟寢成楫 六兩

權關筆帖式李成龍 六兩

南海知縣徐子宜秉義 四兩

番禺知縣王呈祥之麟 十兩

曲江二尹朱肇修克振 二兩

三山陳長卿 震 五兩

莆陽周庸夫龍德 十兩

四明周俊生疏英 六兩

當湖沈融谷皞日 十五兩

六榕比丘密在今邊 十兩

徧行堂集

姓氏

二

三